

◎ 主编 叶嘉莹
◎ 编著 高献红

王沂孙词

新释辑评

一襟馀恨宫魂断

年年翠荫庭树

乍咽凉柯

还移暗叶

重把离愁深诉

西窗过雨

怪瑶佩流空

玉笋调柱

镜暗妆残

为谁娇鬟尚如许

铜仙铅泪似洗

叹移盘去远

难贮零露

病翼惊秋

枯形阅世

消得斜阳几度

余音更苦

甚独抱清商

顿成凄楚

漫想熏风

柳丝千万缕

王 平 孙 国

新
科
輯
評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0

历代名家词新释辑评丛书

王沂孙词

新释辑评

■ 高献红 编著

主 编：叶嘉莹

副主编：母庚才 顾之京

中国书店



责任编辑：陶 玮 王 珞

封面设计：胡建斌

历代名家词新释辑评丛书

王沂孙词新释辑评

高献红 编著

出版：中国书店

地址：北京市宣武区琉璃厂东街 115 号

邮编：100050

发行：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北京市李史山胶印厂印刷

开本：880×1230 1/32

版次：2006 年 8 月第 1 版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86 千字

印张：12.75

印数：0001—5000

书号：ISBN - 7 - 80663 - 212 - 3/I·191

定价：24.00 元

敬告读者

本版书凡印装质量不合格者由本社调换，

当地新华书店售缺者可由本社邮购。

内容简介：

王沂孙（约1230～约1291年），字圣与，号碧山，又号中仙，家住玉笥山，亦号玉笥山人，南宋会稽人（今浙江绍兴）。元世祖至元年间，曾一度任庆元路学正，晚年往来杭州、绍兴一带。其善文词，广交游，曾与周密、张炎等人同结词社，相与唱和。王沂孙的词多咏物之作，间寓身世之感，讲究章法、层次，词致深婉，盛传于世，然有意旨隐涩之病。人们多认为王沂孙的词风格接近周邦彦，含蓄深婉。其清峭处，又颇似姜夔，张炎说他“琢语峭拔，有白石意度”。他的词作中，以咏物为工，代表作有《齐天乐·蝉》、《水龙吟·白莲》等，皆善于体会物象以寄托感慨。其遗有《碧山乐府》。

《王沂孙词新释辑评》收录其全部词作六十四首，断句四，以编年为序编排，并对作品进行了详尽的讲解和注释。全书收录了自宋元以来到晚清时期历代名家的评论，并对现当代研究王沂孙词作的论述也择其精华予以收录，附于辑评之中，为读者提供了开阔的研究视野。

主 编：叶嘉莹
副主编：母庚才 顾之京

历代名家词新释辑评丛书

温庭筠词新释辑评

冯延巳词新释辑评

南唐二主词新释辑评

柳永词新释辑评

晏殊词新释辑评

欧阳修词新释辑评

晏几道词新释辑评

苏轼词新释辑评

秦观词新释辑评

贺铸词新释辑评

周邦彦词新释辑评

李清照词新释辑评

陆游词新释辑评

辛弃疾词新释辑评（上下）

姜夔词新释辑评

刘克庄词新释辑评

● 王沂孙词新释辑评

吴文英词新释辑评（上下）

元好问词新释辑评

纳兰性德词新释辑评

徐灿词新释辑评

史承谦词新释辑评

顾太清词新释辑评

王国维词新释辑评

《历代名家词新释辑评》丛书编委会

主 编:

叶嘉莹

副主编

母庚才 顾之京

编委会成员

叶嘉莹 母庚才 顾之京 鲁杰民 马建农 吴凤祥 陶 玮
张 红 张 华 黄进德 杨敏如 姚守梅 刘扬忠 邱少华
王双启 朱靖华 饶学刚 王文龙 饶晓明 徐培均 钟振振
王 强 陈祖美 朱德才 薛祥生 邓红梅 刘乃昌 王兆鹏
欧阳代发 高献红 赵慧文 徐育民 吴庚舜 吴明贤
张秉成 程郁缀 严迪昌 卢兴基 安 易

总序

早在两年前，母庚才先生与顾之京女士二位教授，联袂来天津南开大学相访，与我谈及拟编辑此一套丛书之计划。我以为他们的构想极好，故曾表示支持赞同。但对于他们拟邀我担任主编之要求，则因我之才能、精力、时间，皆有所不逮，所以婉言谢绝了。及至今年春，他们二位又再度来津，重新提起要我任主编之事，在力辞不获之情况下，只好同意了他们的要求。目前此一套丛书即将出版问世，他们又嘱我为之撰写序言。于今执笔之际，实有喜愧交并之感。所愧者自然是对自己忝窃虚名的惭怍，所喜者则是行见此一丛书之出版，定将对今后词与词学之研究做出极大之贡献。而我所谓“极大之贡献”，则与母先生及顾女士二位最初所拟具之编选内容及体例有着密切的关系。下面我就将对此两方面之特色，略加序介。

先从内容方面来说，本丛书之编选，可以说是大致囊括了从晚唐以迄清末的足以代表各种风格与流派的重要作者，基本反映了词的历史发展脉络。首选温庭筠，为《花间集》所辑选的第一位词人，在早期从事于词之创作的唐代诗人中，温氏所留存的词作数量最多，所使用的词调也最广，是奠定了词之美感特质的第一位作者，自当取冠卷首。为专集之一。冯延巳词较温庭筠之意境更为深美，极富言外之感发，固正如《人间词话》所言，“虽不失五代风格，而堂庑特大”，拓开北宋一代风气。为专集之二。继之以南唐二主。中主词亦富兴发之感，有言外之远韵；后主词则“始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是使得词体自歌辞之词转向士大夫之直抒一己之情的一个重要突破。为专集之三。柳永词则以其对俗曲音乐之

娴熟，及其铺陈叙写之才能，不仅为词之长调的写作开出了广大的途径，而且更以其落拓之身世，一变五代令词中所写的春女善怀之思，而写出了矢志不平的秋士之慨，对词之形式与内容都做出了重要的拓展。为专集之四。大晏及欧阳二家词，一方面既受有南唐词风之影响，一方面又能各以其情思及修养自开境界，大晏之明丽和婉，欧阳之豪宕沉着，分别使得五代以来之令词，在北宋初期获致了更为丰美之成就。为专集之五及六。晏几道词为歌辞之词的一种回流及新变，不似大晏、欧阳之以意境胜，而以秀气胜韵超越乎教坊艳曲之外，固正如黄庭坚氏所云“可谓狎邪之大雅”，为专集之七。苏轼词则更以其诗文馀事，为小词别开天地，一洗绮罗芟泽之态，而表现了天风海雨般的逸怀浩气。为专集之八。秦观虽为苏门才士，但其为词，则并未受苏氏之影响，而是以其个人所独具的纤锐善感之心性，写出了既不同于《花间》，也不同于北宋其他各家的，别具凄婉之致的词篇。为专集之九。与秦氏时代相近的词人贺铸，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作者，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曾对之大加称赏，而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则对之极为贬抑。其所为词是否有屈宋楚骚之深意，是一个值得深入去探讨的作者。为专集之十。周邦彦词富艳精工，集北宋之大成，又妙解音律，既可制为三犯四犯之曲，又兼有勾勒铺陈之妙，为南宋词开出无限法门，自是关系词之演化的一位重要作者。为专集之十一。李清照生于缙绅家妇女多不敢为词的封建之时代，独能以其才情勇气专意于为词，不仅足以与男性作者相颉颃，更能于芬馨之中，时露神骏之致，自属难能。为专集之十二。陆游词驿骑于苏、秦二家之间，颇具逋峭沉郁之概，可谓风格独具。为专集之十三。辛弃疾以英雄豪杰壮志不遂之悲慨发而为词，故能于豪放中独具沉郁顿挫之致，周济称其“才情富艳，思力果锐，南北两朝，实无其匹”，固是确论。为专集之十四。姜夔以江西诗法入词，更兼通音律，能自度曲。沈义父称其“清劲知音”，在词中别开宗派。为专集之十五。刘克庄颇有豪气，学辛词而缺少沉郁之致，但其“以文为词”之作风，亦不失为

词中之一流派。为专集之十六。吴文英词意境幽邃，词笔丽密，周济称其“奇思壮采，腾天潜渊。返南宋之清泚，为北宋之秾挚”。为专集之十七。王沂孙身历南宋之亡，故其为词常不免有麦秀黍离之感，托意深婉，遣辞工雅，周济称其“思笔”“双绝”，可以为“入门阶陞”。朱彝尊《词综·发凡》谓“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若王沂孙者，真可谓宋季之代表作者矣。为专集之十八。以上自晚唐五代，以迄南宋之末季，所辑专集十八种，作者十九人，可以说基本涵盖了词体在此一漫长的发展演进之路程中的主要流变及代表作者。

至于元、明两代，虽然不以词称，名家极少，然亦有不可没者，即如金元之际的大诗人元好问，生于盛衰激变之时代，亲历国家之覆亡，盖正如清赵翼所云“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其所为词，无论抒情、写景、怀古、感事，类皆能于其所赋写之情事以外，别具深慨，豪放中不乏婉约之致，自为两宋后之一大作者。为专集之十九。降及清代，号称词之中兴，作者既众，流派纷起，本丛书之编辑盖以五代及两宋之主流大家为主，于清人之词未及备载，乃但录其具有明显之特色者五家。纳兰性德独具纯情锐感，不假工力，直指本心，王国维谓其“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颇能摆脱传统旧习，为专集之二十。徐灿为清初之著名女性词人，评者多以李清照为拟比，其才情虽不及李氏之馨逸，然而徐氏词中所写的兴亡之感，其悲慨苍凉之致，则为李氏之所无，为女性词之意境做出了极大开拓。为专集之二十一。史承谦籍隶荆溪，原属阳羨一派之词人，然其所为词，则能于阳羨派之豪健以外，别具幽凄之感。严迪昌先生撰《清词史》，称之为“界内新变”。其“雅丽”之词风，与浙西词派颇有暗合之处。夫阳羨派之宗主陈维崧，及浙西派之宗主朱彝尊，固为清词之两大作者，然而其词作浩繁，本丛书一时未能将二家之词集全部辑入，于今既有史承谦一家之词，亦颇可见两派词风流变之一斑矣。为专集之二十二。顾太清为本丛书所选辑之第三位女性词人，顾氏在意境方面虽

不能与徐灿之苍凉悲慨相比，然其感觉锐敏，用笔深细，往往能在日常景物情事中，写出常人之所未见，出人意外，入人意中，自是女性词人中之一大作手。为专集之二十三。王国维为一代学人，生于清末民初海运大开新旧文化激变之时代，早年曾一度从事于词之创作及评赏，其为时虽短，但其所成就颇有突破传统之处。更因其天性忧郁，好沉思人生之问题，又曾研治西方哲学，故其词往往有哲理之思致，在词之传统中独辟蹊径。正可作为结旧开新之一种启示。为专集之二十四。

早在十八年前，当我与川大缪钺教授合撰《灵谿词说》一书时，我在《前言》中已曾言及要以具体词作展现词之历史的重要性，因为对于个别之词人与词作之评赏，只是属于“一种‘点’的性质”，而“史”的叙写，则是属于“一种‘线’的性质”。我当时以为“如果我们能将分别之个点，按其发展之方向加以有次序之排列，则其结果就也可以形成一种线的概念”。“则我们最后之所见，便可以除了线的概念以外，更见到此线之所以形成的整个详细之过程，及每一个体的精微之品质，庶几使人有既能见木，也能见林，而不致有见林不见木或见木不见林的缺憾，如此则读者之所得便将不仅是空泛的‘史’的概念而已，而将是对鲜活的‘史’的生命之成长过程的具体的认识，且能在‘史’的知识的满足中，也体会到诗的欣赏的喜悦。”只不过当年缪先生与我所作出的，还仅只是限于对少数作家的个别作品之评赏而已，如今则此一《丛书》之辑录，则是大体上涵盖了词之演进的历史过程中，各种流派与风格的重要词人之全部作品，正如在词之领域中，建出了品种繁多、木繁枝茂的一片沿历史踪迹而前进的广苑长林，既可供个别之观赏，又可供历史之研究，其有功于词学，自不言而可知矣。

以上还不过是仅就此《丛书》的内容言之而已。若更就其体例而言，则其所编录者实更重在每一册专集的“新释”与“辑评”。编者对于每一册专集之撰著者所提的要求，是要在严谨的考证、整理之基础上，吸收大量新材料、新观点，融入前人研究成果，对所

选定之词人的作品进行分类、编年，并逐词注释、讲解、辑评，并力求融贯中西，自建体系。也就是说此一《丛书》中的每一专集，都各自代表了此一词人之作品、自其编订成集以来的全部研究成果。此种研究工作，其所获得的实在已不仅是一种综合的成果而已，同时也展现了每一位词人在历史长流中被接受的整个过程，其所反映的乃是文学在被接受的历程中之各种复杂的情境，是一种立体性的多面性的文学研究。按照西方文学理论中的接受美学而言，此种所谓对“接受过程”之研究，固正为今日文学工作者之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而本丛书的编著体例，则可以说是恰好为此种“接受过程”之研究，提供了最好的结古开新的基础。然则此一丛书之编撰体例，其有功于词学，自亦不待言而可知矣。

最后我还要提出来一谈的，则是此一册丛书所邀请的每册专集的撰著人，不仅都是当今词学界的重要学者，而且若推原其学术源流，更是包罗了现当代的几位词学大师的众多重要传人，既美具而难并，更珠联而璧合。然则此一丛书之出版，固洵可称为词学界之一盛事也。只是我个人既在其间忝窃了“主编”之名义，而且更在本丛书最后一册《王国维词新释辑评》的撰著中，忝窃了作者之名义。事实上在此一册专集的撰写中，我虽然参加了全程的研讨，但真正的执笔撰写人则是安易女士，这也是我要在此特别加以说明的。是为序。

叶嘉莹

2000年11月1日

写于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

前言

“歌谣文理，与世推移。”（刘勰《文心雕龙》）唐宋词在近六百年的漫漫历程中，经历萌生、发展、成熟，直至深化尚雅，最终渐趋寥落。宋末元初的遗民词是整个唐宋词降下的最后帷幕。而生值季世，“颔颔双白，揖让二窗”（王鹏运语）的词家作手王沂孙，堪称此中代表。

王沂孙，字圣与，号碧山，又号中仙，因家居玉笥山，故又号玉笥山人。会稽（今浙江绍兴）人。生卒年不可确考。或以为其少于周密，与张炎相若；或以为其长于周密，相差亦不远。至其卒年，据张炎《琐窗寒》吊碧山词可知当卒于张炎之前。从现存极少的资料推看，碧山基本活动在吴越一带，频繁往来于临安、会稽间。早年，“结客千金，醉春双玉”（周密《踏莎行·题中仙词卷》），“香留酒殢，蝴蝶一生花里”（张炎《琐窗寒》），过着优裕的生活。然而，好景不长，元军大举南攻，陷临安，破崖山，南宋覆亡。亲历了亡国之痛的碧山与张炎、周密、唐珙、仇远等人分咏唱和白莲诸题，编为《乐府补题》，借咏物以抒亡国哀思。据《延祐四明志》载，碧山入元曾任庆元路学正。考碧山词作及同时人酬唱诸篇，可知碧山确曾一度仕元，然不久即归返隐退，避离仕宦。

碧山颇负才华。友人周密称许为“玉笥天津，锦囊昌谷”，又记碧山“尝辑《对苑》一书，甚精”。《宋诗纪事》卷八十存录其诗一首。张炎在《琐窗寒》序中称其“能文工词，琢语峭拔，有白石意度”。今碧山之文已佚散，仅有词《花外集》一卷传世，又名《碧山乐府》。碧山现存词六十四首，另有存目词二首及少许断句（以唐圭

璋《全宋词》所录为准)。词以咏物为重，兼有时序、赠别、言情、感旧诸篇，早期之作甚少，基本上为宋亡后所作，以不同类型多角度透视出季世的社会现实，家国之恨、身世之悲深藏墨楮。深曲幽隐的表达，迟回低唱的情味，唱出了麦秀黍离的时代主调。

对于碧山词，张炎曾指出其“琢语峭拔”之特点，但其关注点尚停留在外部的语言表现层面。清代周济则已从总体上把握了碧山词思笔双绝的审美特点，指出：“碧山灰心切理，言近指远，声容调度，一一可循。”至于常州词派的后继者陈廷焯，则以“沉郁”二字概括碧山词，并以此奉为词家之圭臬：“碧山词何尝不沉着痛快。而无处不郁，无处不厚。反复吟咏数十过，有不知涕之何从者。”“碧山沉郁处多，超脱处少。”“沉郁至碧山止矣。”其他词论家如谭献、沈祥龙、蔡嵩云等，也曾以“沉厚”、“沉郁”等词论碧山词。可见，以“沉郁”来概括碧山之词已成为笺评者的共识。“沉”者，原为沉于水中、质重不浮之意；“郁”者，原为草木丛生、繁茂蕴积之意。用于文艺学范畴以评碧山词，“沉郁”则包含了两方面的内涵：一是指凝重郁结的情感状态，同时又指蕴藉深厚的艺术境界。

碧山词深于哀乐，缠绵悱恻，在此基础上词人的情感心态表现得深透饱满，充分显示出凝重郁结的特点。词人的情感心态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层面：伤悼故国的幻灭心态和悲叹身世的孤独心态。

伤悼故国的幻灭心态是碧山词情感心态内涵的核心所在。北宋倾覆，衣冠南来，百年歌舞，百年酣醉。南宋端平元年（1234年），蒙古灭金。次年，蒙古分路大举攻宋。此后兵连祸结，未有宁日，南宋覆亡之命运已是不可逆转。词家碧山敏锐地感受着这种风雨飘摇的末世氛围。南宋祥兴二年（元至六十六年，1279年），残宋亡于幼帝赵昺。虽然同样是属于新旧王朝鼎革的大变动，而迥异于前代者，此一次却是剽悍的游牧民族蒙古取代汉族统治者而独建正朔。铁骑踏碎临安，严峻冷酷的现实打碎了偏安江左的香甜梦

幻，改变了国家的命运。晨昏之间，天渊之别。曾经“香留酒殢，蝴蝶一生花里”的碧山，犹若从“如流水”的“繁华梦”（《水龙吟·牡丹》）中醒来，心理的天平瞬间倾斜，精神上出现了刹那的空白：“未须讶、东南倦客，掩铅泪、看了又重看。故国吴天树老，雨过风残。”（《一萼红》）“谩说青青，此似花时更好。怎知道，自一别汉南，遗恨多少。”（《扫花游·绿阴》）深深的时代幻灭感滋生成长，无时不侵袭着词人的心灵。词人伤悼故国的幻灭心态融化于自然风物中。“诗人或则就是自然，或则寻求自然。在前一种情况下，他是一个素朴的诗人，在后一种情况下，他是一个感伤的诗人。”（德国席勒《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从碧山词所描写的风物中，我们最可以感知到这种幻灭，其间含蕴的故国之思沉挚深厚：“千古盈亏休问。叹慢磨玉斧，难补金镜。太液池犹在，凄凉处、何人重赋清景。”（《眉妩·新月》）“汉苑飘苔，秦陵坠叶，千古凄凉不尽。何人为省。”（《齐天乐·萤》）“算寻芳较晚，倦怀难赋。纵胜花时，到了愁风怨雨。”（《扫花游·绿阴》）新月秋萤，芳花绿阴，无情无思的自然之物，在碧山心中笔底，无不饱寓情感，无不牵惹思绪，弥漫着一种悲哀落寞的伤感，一种上下渺茫的迷惘。清人陈廷焯评碧山《眉妩·新月》一词有语云：“一片热肠，无穷哀感。”这无穷哀感正是论者从词人篇什中体味到的强烈幻灭感。

披寻碧山词作，往往可窥见其孤怀遗恨。“中仙最多故国之感”（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读之自见家国身世之感”（李佳《左庵词话》），“黍离麦秀之感，往往溢于言外”（蔡嵩云《柯亭词论》）……君国之忧，黍离之悲的故国之思，可以说是贯穿碧山词的一条主线。碧山对故国社稷缅怀眷恋的深厚情思，沉积着他对冷酷现实衰败绝望的深沉感慨：“一缕紫帘翠影，依稀海天云气。”（《天香·龙涎香》）“叹绀缕飘零，难系离思。故山岁晚谁堪寄。”（《花犯·苔梅》）“愁窥汴堤翠柳，曾舞送当时，锦缆龙舟。拥倾

国、纤腰皓齿，笑倚迷楼。空令五湖夜月，也应羞照、三十六宫秋。”（《青房并蒂莲》）……前朝旧事，故国山河，过如一梦，而词人依旧是那样深深留恋着“前朝”的一切：温馨甜蜜的旧游往事，繁华阜丰的昔日汴堤，紫帘翠影，海天云气……可如今却是“故山难寄”。其压抑与痛苦可知。“梦中懵腾说梦华”（张炎《题周草窗〈武林旧事〉》），这正是故国之思的强烈表现。一般说来，反映黍离之叹、伤悼国运的作品，在南宋极为普遍。但是，主旨的相同并不等于没有差别。社会生活的重大变故及与之相应的个人理想的破灭，造成了词人心态的裂变，呈现出悲观性的幻灭趋向。如此之心态投注于词作，较之于南宋前期南渡诸公及同期他人之篇什，词人的反抗性和批判性在其广度与力度上，确乎微弱。但是词人由此而引发出的凄婉的故国之思，其中所蕴含的悲慨，则显得更为浓厚，更为深切；词风也更加凄咽悱恻！

对乱离时代的幻灭心绪，对故国社稷的伤悼缅怀，构成了碧山词情感心态的第一层面。而悲叹身世的孤独心态则是由第一层面所引发的碧山词情感心态内涵的第二层面。

碧山是一个“具有深情的直接之锐感的词人”（叶嘉莹语），词人身历巨变，沉痛的创伤势必促使他抑郁孤独心态的发展。古语云：诗者，吟咏性情也。这一古老的诗歌命题在碧山则具体化为陶写寂寞的理论。词人的孤独表现为孤独的心境，并融化在幽深清寒的词情词境中，传达出幽怨悲凉的韵致。碧山《醉蓬莱·归故山》云：“数点寒英，为谁零落，楚魄难招，暮寒堪揽。步履荒篱，谁念幽芳远。一室秋灯，一庭秋雨，更一声秋雁。试引芳樽，不知消得，几多依黯。”又有《声声慢》云：“啼蛩门静，落叶阶深，秋声又入吾庐。一枕新凉，西窗晚雨疏疏。旧香旧色换却，但满川、残柳荒蒲。茂陵远，任岁华冉冉，老尽相如。”切近景物的描绘携带着意境的悲凉，其诗思词情正是这种萧条身世、落寞心境的抒写。

碧山词中有着相当数量的“伤别相思”之语，这固然存在传统婉约题材内容的影响因素，但更与碧山悲叹身世的孤独心态有直接联系。正因为处境之凄凉，心境之孤独，友人之离别对词家来说，更是一种不可摆脱的摧抑。曲终人散，故人终会别去。回首前尘往事，恍惚如梦。“当时无限旧事，叹繁华似梦，如今休说。”（《齐天乐·赠秋崖道人西归》）语似质直而意蕴深婉，情似平淡而低回郁结。故人既已别去，山高水远，路途艰辛，不能不引起词人深深牵念：“朔雪平沙，飞花乱拂蛾眉。”（《高阳台·陈君衡远游未还……倚歌和之》）有时候，他觉得两心相契：“一片秋声，应做两边愁绪。”（《绮罗香·秋思》）有时候，他又觉得心绪无着：“又争知、一字相思，不到吟边。”（《高阳台》）在碧山心中，离别似乎是挥之不去的梦魇。其《齐天乐·四明别友》、《高阳台·和周草窗寄越中诸友韵》、《三姝媚·次周公谨故京送别韵》、《淡黄柳》诸篇，更是写尽了词人飘零人生悲欢离合的心思情怀。词人试语孤怀，在诉说中、在表现孤独中显示出摆脱孤独的意向与努力。“岂无人与共幽怨”，这正是知己对词人孤独心态的理解与认同。

正如我们所分析，碧山之词，少有超脱平和闲适恬淡之境，而多悲凉怨抑之音。“把酒花前，剩拚醉了，醒了还醉。”（《水龙吟·牡丹》）“谩无聊，犹掩芳樽，醉听深夜雨。”（《绮罗香·秋思》）“玉管难留，金樽易泣，几度残醉纷纷。”（《一萼红·红梅》）“试引芳樽，不知消得，几多依黯。”（《醉蓬莱·归故山》）……一叶落而知天下秋，这个“残醉病酒”的情境，正是词人悒郁痛苦的孤独心态的典型反映。词人借酒以消遣生命，其表面之超然不能掩饰其内心因压抑摧挫所产生的悲怨与哀伤。蒙受着忧患的沉重负荷，碧山的心弦总是被时代的苦难、社会的乱离以及自身的坎坷所拨动。他既怀着巨大的幻灭充满眷恋地回首往事，但又不能忘情于现实。他因失国、失家、失意、失志而托情抒愤于春花秋月剩水残山，更多地景物画面之中融入家国之恨，身世之悲。碧山词中伤悼故国的幻